

香港舞蹈團 大型武俠舞劇 《中華英雄》



莫問蒼生 只寄星辰 英雄孤身 寂走一生

香港舞蹈團與本地殿堂級漫畫大師馬榮成攜手，打造大型武俠舞劇《中華英雄》。連載超過 20 年的暢銷漫畫，講述華英雄行俠仗義的英勇事蹟，故事情節處處彰顯人性的光輝，並歌頌中華民族不屈不饒的奮鬥精神和愛家愛國的情操。華英雄面對冷血的強敵、誤入歧途的女兒，正邪交鋒，責任與道義的矛盾，他會如何應對？

作為香港漫畫史上巔峰之作，《中華英雄》承載着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亦記錄了本地流行文化及人文價值的發展，對本地創意產業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誠意將這齣體現香港創意文化及跨媒體藝術創作的舞台作品推薦給廣大莘莘學子。

25-27.11.2016 (五 - 日) 晚上 7:45

26-27.11.2016 (六 - 日) 下午 3:00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瀏覽網頁](#)

[最新宣傳片](#)

[f Hong Kong Dance Company 香港舞蹈團](#)

*香港舞蹈團 Facebook 將持續為大家追蹤《中華英雄》的創作幕後花絮，敬請留意！

《中華英雄》是怎樣煉成的？ 大型武俠舞劇《中華英雄》角色解構

華英雄的命格與性格



華英雄，一月一日亥時出生，35 歲仍臉如冠玉，奇相！命煞為他算出命格：「你生時『陰煞』之氣極重，亦即中國八字算命「癸亥」極寒之時，因而命犯天煞孤星，註定無兒終老，一生孤獨！18 歲是人生起運點，之前一片平淡，然後『天煞孤星』入運，刑剋父母，生命逆轉，既結識許多影響一生的良師益友，同時也交惡惹仇，厄運重重，趨吉避凶之法祇有疏遠朋友、斷絕親情！」

華英雄一生在江湖的腥風血雨中打滾，親朋好友生離死別。嘗盡人間疾苦滄桑，磨成堅毅冷靜的性格、處變不驚的瀟灑氣度，以及千里獨行的孤絕，目光銳利森寒、殺氣凌厲！武功以「掌」和「劍」作底子——「無量神掌」剛猛無儔，氣勁仿若狂濤拍岸、怒海掀波；手中一把「赤劍」劍芒赤紅，寒光四射，為了創造絕世劍招「中華傲訣」，一頭黑髮因窮盡心力而化為銀白，卻到達武學最高的修為境界：人劍合一！

「華英雄」讓人神迷的地方在於他的「孤獨」，既是命格也是性格，他的冷與沉，源於曾經承受太多傷害，當悲痛壓在心頭，便會讓一個人不動如山，冷眼凝看世情，外相的冷傲拒人於千里之外，因而神秘莫測，內在翻動滾熱的情感卻令他恆常徘徊於公義與私情、個體與群體、甚至人與世界的極度對立中，進退無路；說實話，沒有人願意活在無人島、被排斥於世俗「正常」的生活，沒有人願意不被瞭解卻不斷承載天下蒼生的責任，祇是，要瞭解華英雄並不容易，必須具有同等心智、同樣情操的奇人異士才能踏入那翻天覆地、迂迴曲折的內心世界，這樣的人祇有一個，就是「鬼僕」！欲知「鬼僕」何許人也，請聽下回分解！

在香港舞蹈團的《中華英雄》裏，華英雄是黃磊！

鬼僕的殘缺、毀容與忠義



鬼僕跟華英雄名為主僕、實則知心好友！他原是跟隨華英雄的師父金傲，金傲臨終時將華英雄託付於他，鬼僕便一生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天涯追隨，具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崇高情操，而華英雄不以「主人」自居，一直以「朋友」的同等身份相待。由於鬼僕雙臂殘缺、面容被毀、心存自卑，英雄為他特製面具戴上，還說：「鬼僕表面陰沉、冷酷，其實心底比任何人更重情義、念舊誼！」

天下間最能瞭解鬼僕的人祇有華英雄，反之亦然，當華英雄被無敵打下大海，眾人以為他已經陣亡，唯有鬼僕一人相信和意會英雄仍然在生……就這樣兩個性情極端孤僻的人卻能水乳交融的相處包容，同時擁有心靈感應的超能力，無需話語和行動，都能洞悉彼此深藏於內的萬變情緒。有時候，英雄祇需閉目、神馳，即可召喚鬼僕到來；身處危難，二人憑靈通的意志，往往化危為安；遇上生離死別的傷痛，二人沒有話語，以「靜默」互相安慰！

鬼僕娶妻生女，生活在「鬼爪林」中，輕功「梯雲縱」御風而行，「鬼辮鐵髮功」快如陰風，捲起鬼影憧憧，髮絲如爪，傷敵於移形換影之中，而他的「離魂大法」更可以捲起人與物件，離心力強，方圓之內無一倖免！其實，鬼僕和華英雄都是生命的「獨行者」，明白生存由來不易、命運必須承受，二人都曾在塵世泥土的最底層掙扎的站起來，因此能夠惺惺相惜，千瘡百孔的傷痕無論是烙印心上、身上還是臉上，共歷的風霜締造他們共有的生命體驗，名為一主一僕，實是同樣層次修為與歷練的知己，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平等與真！

在《中華英雄》的舞劇中，鬼僕是袁勝倫！

無敵源於無懼與絕情棄義



若說鬼僕是華英雄的生平知己，那麼東洋武士無敵便是他的死敵！無敵為了追求武學至高無上的境界、天下第一的名頭，不惜拋棄妻兒獨闖世界，他在 45 歲時練成了「用心斬」，為求心與刀合一，不惜自剗雙目，讓武學修為因樸實無華而更具威力；其後創出「斬盡殺絕」的狠辣招式，卻未竟成功。他師承的「刀中不二」同樣也是一個武癡，為了練武必須心無掛礙、絕情棄義，栽培徒弟成為自己的對手，並以「死戰」作為考驗武功層次的關口，一場天崩地裂的師徒決戰後，由於刀中不二過於愛惜兵器、對外物仍有牽慮而死於徒弟無敵刀下！無敵自此深感寂寞，決定四處尋找和挑戰高手，同時，他的妻子桃子為了想念丈夫鬱鬱而終，死前交代兒子無情必須把父親帶到自己的墓前相見，於是無情收拾行裝，揹著母親的骨灰、帶著當初無敵留給桃子的定情信物「一對銅鈴」，天涯尋父！

無敵與華英雄決戰當日，日月無光，水淹沙土，房舍倒塌，崖崩岸斷，無敵以「斬盡殺絕」迎戰華英雄的「中華傲訣」，雙方難解難分之際，無情與華劍雄到達。無情勸阻不果，為了阻止父親傷害無辜，當場擊碎了母親的骨灰盅，並以胡琴彈奏桃子臨終譜成的樂曲；哀痛悲感的琴音帶著骨灰四散飄揚，無敵心頭一震，萬千哀愁透骨而入，頭痛欲裂，而華英雄驚聞蒼涼曲調也想起了亡妻和離散的兒女……但人世間的情感與關懷敵不過「天下第一」的名號，無敵剎那驚覺自己仍有牽念負累、仍然未達絕情境界，驟然震碎銅鈴，揮刀殺掉兒子無情，再擊敗了華英雄！正如鬼僕所言，無敵之所以所向披靡源於一份不敗的自信、無懼的勇氣；然而，當無敵最後獲勝、舉世無雙的時候，卻一無所有，祇留下無法消解的空虛、孤寂和內疚，撕心的烈痛令他幾近瘋狂、頻臨崩潰，最後誤將劍雄當作死去的無情而被殺身亡！

閱讀「無敵」的故事時，常常聯繫當代社會和政治的生態環境，有一類人常常以非常暴烈的手段摧殘他人、也摧毀自我，追求「唯我獨尊」的意向，他們常常強調「知己難求，對手更難求」，無敵本來就是寂寞，會不會也是一種虛榮的自我感覺良好呢？

在《中華英雄》的舞劇中，無敵是李涵。

在《中華英雄》的舞劇中，無敵是李涵。

一念之間的正與邪：華劍雄與瓊天/ 華文英



懾群鬼，將地獄門導入正途；所用的兵器是「天羅神傘」，武功招式以「天傘八絕」為主，例如「覆天蓋地」是張開傘葉對敵，「奔雷一擊」則是收束傘尖如標槍疾刺，另外配合「迴夢心經」的掌法、步法和心法，身影飄忽、渾渾噩噩猶如中邪，而「蝶夢掌法」則有百蝶撲花、雙飛拍翼、漫天蝶舞、雙蝶扣鎖等瀟灑形態！

當年亡魂船上被打下大海，眾人相信華劍雄同胞雙生的姐姐華文英已死，但她命不該絕，被一對漁村夫婦救起收養，後來賣予地獄門，化名瓊天。瓊天自幼從未接觸親情，在地獄門灌輸地位權勢的思想下長大，崇尚的便祇有「權力」二字，加上天性執拗、處事偏邪，在霸業與親情之間作了可怕選擇，不單先以清純面孔拉攏司徒莫問及其家人，謀取助力，奪取地獄門門主之位，復又勾結日本羅修門，殲滅武林各大門派，企圖一統天下！此外，瓊天為了提升個人實力，修煉「魚姬邪神」武功，魔氣透體，全身散發陰邪之氣，普天之下祇有華英雄的天煞孤星命格才能剋制這種魔性！赤家堡大戰，華英雄陣前方知瓊天就是華文英，眼前人是女兒也是魔女、是親人也是敵人，進退無路.....



其實，華劍雄與華文英從小到大都不是父親撫養成長，命途性格才各走極端，報應與責任終究應驗到華英雄的身上，所謂「天煞孤星」有時候是一種人世身份的衝突！其次，一個人的善惡好壞既來源於環境際遇，也跟個體的選擇有關，華劍雄恩怨分明，處事當機立斷，儘管崇仰父親卻不肯依賴或藉此揚名天下，努力另闢蹊徑創立武功，而且重視感情、愛惜他人；瓊天/ 華文英滅善揚惡，兩面三刀，做事心狠手辣，因為她最愛的祇有自己，覺得最受傷害的也是自己，於是非常理直氣壯的要求這個世界補償她的失去和痛苦，個人利益凌駕任何事情與情感關係！善與惡、正與邪，在於一念之間，而這「一念」就是「選擇」！

在《中華英雄》的舞劇中，華文英是潘翎娟、華劍雄是何皓斐！

一位成功漫畫家的奮鬥歷程 漫畫和舞蹈細說重頭：訪問馬榮成

馬榮成：漫畫《中華英雄》原著作者、香港殿堂級漫畫大師

洛楓：文化評論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助理教授、舞劇《中華英雄》文本創作

洛楓：當初為何、如何構思創作《中華英雄》？

馬榮成：早期的《中華英雄》刊登在《金報》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生產路線是早上畫好了，晚上製作和印刷，第二天發行，如是每天一樣的作業方式，時間相當緊迫，逼得祇好睡在印刷廠和辦公室的廢紙上，不停構思人物的造型、故事的情節與對白，還有場景……那時候我二十歲，是個人非常重要又緊張刺激的成長歷程。我大概十八、九歲進入玉郎集團，專長是畫畫，繪製漫畫跟其他畫作最大的分別是需要人物和情節支撐，當時黃玉郎先生叫我單獨構思一個故事，給了我「中華英雄」四個字，主角名字叫「華英雄」，我便圍繞這兩個命題想像，就是這樣！

《中華英雄》也經歷了許多不同階段的發展和變化，從「報紙」連載形式到發行「單行本」，起初故事很傳統，跟著某些線路走，但每天繪畫，便彷彿跟人物一起生活了，慢慢開始認識「華英雄」這個人物，同時摸索畫技的方向，尤其是改為「單行本」出版的時候，時間比較寬裕，能多點騰空出來深化故事的脈絡。某一天，因緣際會下跟朋友去看鐵板神算，就是算算自己將來命途的那種預言，卻腦際靈光一閃，開始思考「命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個人一生發生的事情是否早已寫在命書中？能否改變或自我創造？於是，我將這種想法轉化成華英雄「天煞孤星」的命格，設計了一個叫做「命煞」的角色作為衝擊點，將華英雄置放在如何面對自己、對抗命運的局面中，並由此帶出不同的支線發展。



洛楓：《中華英雄》對你的漫畫生涯有何重要意義？尤其是隔了這麼多年回頭去看，你如何評價自己這部作品？

馬榮成：這些年來生活和工作都太忙碌，很少回頭看，而且任何作者永遠不會滿意自己的作品，總會找到這樣那樣的缺點！《中華英雄》是我重要的成長階段，也是香港漫畫風格變向的指標，那時候很年輕，銳意要畫出跟其他漫畫不一樣的形態來，於是努力實驗畫法，將素描和水彩融入《中華英雄》的版面構圖，同時不斷進修和看書，磨練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讓對白和情節的書寫能夠活潑也活靈活現；此外，就是相信「人性」，加強觀察別人的敏感度，留意四周的人各種言語和行為，將能夠理解的人性、思想內容融入漫畫故事的人物身上，讓他們有血有肉，每樣言行皆有特定的因由，或是處境的引發，或是性格的限制，或是旁人的撥動！「創作」是需要很高的信念才能堅持，而且也要不斷推進自己的步調，不能停留或停滯！

洛楓：你似乎十分鍾愛「華英雄」這個人物，後來仍讓他化身「無名」在《風雲》裏延續他的生命，原因何在？

馬榮成：「華英雄」在我心中一直有很高的地位，他是武林神話，一舉一動都有自己的世界，但如果讓我選擇，我會更喜歡無名，因為相對來說無名比華英雄更有獨立個性，他在《風雲》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退休/ 退隱」的身份，以天下蒼生為本，卻又能從另一種不涉入的層次看待世界，相反的，華英雄缺乏鮮明性格和自主的抉擇，祇是被困於命格的牽制而永遠身不由己！我比較喜歡獨具性情的人物，例如步驚雲，不傳統，做事從來不求別人認同；或例如《中華英雄》中的東洋武士無敵，為了達到武功最上乘的境界可以去得很盡；即使是鬼僕和生奴，一個自卑而忠心、一個慈祥而仁厚，都散發充滿吸引力的個性美與人性真實！

洛楓：許多漫畫迷非常喜歡鬼僕，你是如何創造他的形象？

馬榮成：鬼僕是一個恆常地面對和作出選擇的人，他的「忠義」永遠跟身處的環境和人事發生衝突，他和華英雄的關係非比尋常，是共同經歷了許多風浪而建立的情誼。「鬼僕」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中國的民間故事蘊藏很多這樣的「忠僕」形象，像《趙氏孤兒》，記載奴僕為了救助主人或保存主人的血脈而不惜犧牲自己、甚至親人，這樣人物的象徵性很強，我在這些基礎上加入傳奇的色彩、超凡的武功和奇異的造型；是的，鬼僕很自卑，毀容與殘廢令他不想見人、也害怕見人，但為了保護華英雄，卻往往發射驚人的勇猛！

洛楓：在我重看《中華英雄》的過程上，漸次發現華文英/ 瓊天是一個相當耀眼的人物，她由正入邪的形態最富現代感，現實生活中總有這樣的人，你的寄寓是甚麼？原著漫畫沒有結局，假如由你續寫下去，你會給她怎樣的下場？

馬榮成：當年跟玉郎集團的合約屆滿，但《中華英雄》未完成..... 在書寫華英雄一雙兒女的時候，由於無法同時兼顧兩個角色的分佈份量，祇好先處理華劍雄的故事，等到劍雄的發展比較完整的時候，才再回頭營造文英的情節。那時候，我在想，華英雄的矛盾是甚麼？「磨心」在哪裏？華文英由始至終都是處於極度惡劣的世界，從被漁村夫婦賣予地獄門的元老會，在元老會的成長環境中接收權位思想的灌輸，到後來修習「魚姬邪神」的武功，為了生存，她不得不保護和強大自己，她跟父親的陣上對壘，質疑也全盤否定華英雄所代表的「正義」，就像現代生活中一些壞孩子的話語：「你說我學壞？有資格嗎？為何總要用你們那一套道德規矩來判斷我的世界？我掙扎得辛苦的時候，你們在哪裏？你們知道嗎？」文英的「異變」，更能顯出華英雄的無奈，一個學壞了的女兒，對追求公義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反諷和矛盾！



相對來說，《中華英雄》還有無敵和無情這對父子的故事——無敵為了一人向上走到高峰，可以拋家棄子，甚至手刃親兒，無情為了感化父親而賠上年輕的生命，這是另一種極端；另一方面，華英雄與華劍雄的父子情卻是二人同行的，反叛的劍雄每次闖禍，都由父親出手擺平，跟無敵截然相反，華英雄追求的武學境界是結合仁義的胸襟，不必要以親情的血債來換，所以才能贏得更多尊重！

如果時光倒流讓我重新續寫「華文英/瓊天」的結局，我會讓她「改邪歸正」！為民除害的殺掉女兒不是最難的抉擇，怎樣將她導入「善良」才是華英雄最大的考驗！華文英由正入邪、再由邪返正，可說是華英雄一生最難的功業，一個人任算如何武功天下無敵，總有無法克服的難關，這也是所謂「天煞孤星」的命格！當然，舞劇的結局如何，我還是交給楊雲濤處理和決定！

洛楓：由《風雲》到《中華英雄》，前後兩次跟香港舞蹈團合作，感覺如何？

馬榮成：我的漫畫曾經被改編成電視、電影、廣播劇，甚至電腦遊戲，來到「舞劇」的演化便給我非常新鮮的體驗；「舞蹈」必須凌駕造型，有它的表演特質，例如之前《風雲》的演出，現場舞台的燈光、音樂、佈景，還有舞者的身體，都給我凌駕了自己的感覺，尤其是編舞以「水」來展現舞動與武功的結合，是將漫畫畫面做出另一種演繹！對我來說，跟舞蹈團的合作，能將原有漫畫讀者群的範圍拓闊開去，無論是「漫畫」給予「舞蹈」的、還是「舞蹈」給予「漫畫」的，都是一種「表演方式」的互動結果，認識「表演」的特質，不但提昇了原著的境界，也改變了我的一些固定看法，從而打開了視野！

後記：踏入香港一代漫畫家馬榮成機關重重的辦公室，還沒有坐下來他便說：「希望訪問不會太嚴肅！」我笑著回答：「放心，看漫畫的人不會很嚴肅！」他便立即回應：「哈哈，寫漫畫的也是！」倒有幾分武林高手過招、兵器交鋒的沉味，非常配合室內到處「雪飲狂刀」與「絕世好劍」的擺設！接下來一個多小時的訪問非常輕鬆愉快，我甚至半開玩笑的告訴他一直很想由楊雲濤來演華英雄，但馬榮成搖頭擺手，說：「不對，我一直覺得應該由楊雲濤來演無敵，他很有霸氣！」原來如此，我便告訴他以前楊雲濤演過「霸王」，他更感興致勃勃……結束的時候，馬榮成很好奇問了我兩個問題：一是為甚麼我那麼喜歡《中華英雄》？因為他發現我很熟悉故事內容的每個細節，而且他很奇怪一個女子為何喜歡格鬥的漫畫？二是平常的寫作關於甚麼？我很難三言兩語解釋清楚，剎那也不想將訪問者與被訪者的身份來個移形換影大法的倒轉乾坤啊！一切祇能留待自己分解！